我厌倦了把其他世界攥在我的拳头中：新闻稿七（2020）

Raúl Martínez, 玫瑰和星，1972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科学研究所向您问好。

2019年11月，玻利维亚军队出现了，命令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艾玛（Evo Morales Ayma）辞职。莫拉莱斯最终将会前往墨西哥，然后在阿根廷寻求庇护。 一位没有权力继任的极右翼政客珍妮娜·阿涅兹（Jeanette Áñez）夺取政权。军队、法西斯主义民间社会团体以及福音派教会的各个部门都支持她。 阿涅兹说她将很快举行选举，但她自己不会参加选举。

阿涅兹将选举日期定为5月3日。尽管她作出了承诺，但她还是会竞选总统职位。选举的条件是如此恶劣，以至于联合国**公开表示**担心该国“加剧的两极分化”。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临时政府及其极右翼盟友对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及其支持者使用了恐吓和暴力。尽管早期民意测验表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处于领先地位，有两位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卡塔科拉（Luis Arce Catacora）（党魁）和戴维•乔克万卡• 塞斯佩德斯（David Choquehuanca Céspedes）（副党魁），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肮脏的伎俩正在酝酿中，将会给社会带来恐惧，并剥夺玻利维亚公民的权利 。

11月的政变之后，阿涅斯企图大肆压制社会，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激进分子及其基地、联合国、欧盟和天主教会的压力迫使阿涅兹让玻利维亚军队撤回军营并撤销授予他们军事豁免权的法令。这并没有阻止阿涅斯及其极右翼的基地利用国家来压迫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包括逮捕100多名进步党官员，并以包括煽动叛乱和恐怖主义的指控威胁592名其他官员（莫拉莱斯已经面临这些指控）。阿涅斯政府内政部长阿图罗·穆里略（Arturo Murillo）呼吁取消查帕雷地区的选举权，因为该地区几乎完全支持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

Eusebio Choque, 好的

1月9日，美国政府派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小组为选举提供“技术支持”， 莫拉莱斯于2013年驱逐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理由是该组织正在努力破坏他的政府。“技术支持”是干涉选举的冠冕堂皇之词。

阿涅兹领导玻利维亚最高选举法庭（TSE），她将2003至2008年担任最高法院领导人的萨尔瓦多·罗梅罗（Salvador Romero）调回。莫拉莱斯赢得他的第一次大选后，曾告诉罗梅罗，他的任期将不会延长。 罗梅罗于是**奔赴**美国驻拉巴斯大使馆，向美国大使菲利普·戈德堡（Phillip Goldberg）投诉。莫拉莱斯于2008年将菲利普·戈德堡从玻利维亚驱逐出境（戈德堡现在是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美国很照顾罗梅罗，任命他为洪都拉斯国家民主研究所所长，这是美国统治阶级的准独立机构，致力于“促进民主”，换句话说，致力于在玻利维亚和洪都拉斯等地区让亲美及亲资本主义政党执政。在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后的第一次选举中，罗梅罗让暴力行为变得名正言顺，这场暴力导致了2013年选举中的极右翼候选人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上台。

María Amparo Pineda Duarte的未标日期照

在2013年投票的前几天，全国农工中心（CNTC）的两位领导人玛丽亚·安帕罗·皮内达·杜阿尔特（María Amparo Pineda Duarte）和朱利奥·拉蒙·马拉迪亚加（Julio Ramon Maradiaga）在接受选举培训后的回家途中被杀害并被斩首。 他们是左翼的自由党的支持者。玛丽亚的亲戚弗洛伦西亚·洛佩斯（Florencia López）说：“他们是被遗忘的人。” 但是我们记得他们。他们是种记忆，记录美国驱动的“民主保护”在洪都拉斯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选举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曾发布了一则《红色警报》，是关于5月3日大选之前玻利维亚局势的。请点击**此处**下载。请广泛转发。

关于5月3日即将举行的选举，玻利维亚正在发生什么？

2019年11月10日，玻利维亚发生了政变。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要求埃沃·莫拉莱斯（EvoMorales）总统辞职。总统选举是引发警方叛变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导火索，总统选举的结果未被反对派认可，同时被美洲国家组织（OAS）抹黑。莫拉莱斯辞职两天后，一位籍籍无名的反对派政治家珍妮娜·阿涅兹（Jeanine Áñez）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但其未在多民族立法议会中达到多数席位，而莫拉莱斯的

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占多数席位。

新政府表示，它将代理政府职责直到选举能够举行为止。然而，自阿涅兹（Áñez）上台以来，新政府已经对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人和武装分子以及社会运动实行镇压政策（36人已经丧生），并实施了受新自由主义议程（美国政府驱使）影响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变更。临时政府具有种族主义、父权制和原教旨主义的特征，通过象征性和反动性的暴力行为表现出来，例如对印加旗帜（代表玻利维亚原住民和民族多样性的旗帜）的诋毁。

2020年1月，临时政府宣布将于5月3日举行总统和立法选举。选举进程是在民主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条件下开始的。到一月底，临时政府已将玻利维亚主要城市军事化，以防止任何可能发生的示威游行。临时政府不断骚扰、迫害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政府的行为致使党员不得不因担心自己的安危而向外国使馆寻求庇护。临时政府关闭了五十多个广播电台，指责他们以广播形式宣传批评临时政府，煽动叛乱、煽动暴力。

许多政党联盟已经为总统选举记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候选人是路易斯·阿尔塞·卡塔科拉（Luis Arce Catacora）（党魁）和戴维·乔克万卡·塞斯佩德斯（David Choquehuanca Céspedes）（副党魁）。卡塔科拉是莫拉莱斯政府的经济和公共财政部长，也是政府实现经济成功的设计者。塞斯佩德斯是该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负责玻利维亚的国际主权政策，是玻利维亚原住民和农民运动的重要人物。早期民意测验显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选票排名第一。

在2月的头几天，莫拉莱斯两位律师中的一位被拘留。临时政府试图逮捕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律师，而该律师当时正在为5月份的选举登记候选人。总统候选人——路易斯·阿尔塞·卡塔科拉返回玻利维亚后，威胁开始加剧，包括他可能被捕。玻利维亚国内对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支持最大的部分地区面临压制，并受到威胁称他们的投票权可能被剥夺。

临时总统阿涅兹宣布，她将成为总统候选人，并且不会离开现任职位，这与她先前的说法相矛盾。这一举动使支持政变的其他候选人对其展开批评，她的行为显示了临时政府及其官员的政变特征。

临时政府对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压制，对人民的欺骗，以及对玻利维亚民主的破坏，终将使国际社会深受其害。

为什么玻利维亚会发生政变，为什么美国要干预玻利维亚内政？

玻利维亚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已知锂储量（有潜力生产全球20％的锂）。锂是电池的核心组件，用于电动汽车、笔记本电脑、手表、手机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存储。玻利维亚最大的锂矿床位于波托西省的乌尤尼盐沼，莫拉莱斯政府曾计划让国有企业在那里开采锂。

玻利维亚拥有大量的碳氢化合物储量，尤其是天然气——可以供应给巴西和阿根廷。莫拉莱斯上任时，一项早期措施是将这些资源收归国有，并对这些资源进行国家控制。很大一部分碳氢化合物储量位于玻利维亚东部地区的圣克鲁斯。这里也是玻利维亚农业综合企业的所在地，尤其是大豆。圣克鲁斯政府及公民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莫拉莱斯的大本营，并且在导致最终政变的社会分裂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莫拉莱斯在2005年大选中以过半数的选票获胜。在他的第一任期（2006-2010年）中，由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领导的政府将碳氢化合物生产和经济的其他战略部分国有化；该政府还推动了土地改革；通过国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了改革，这是玻利维亚成为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从2006年起，莫拉莱斯制定了一项政策以大幅改善所有社会指标。他领导的政府减少贫困（从38.2%降至15.2%），扫除文盲，改善卫生状况，提高预期寿命（提高了9岁）。

尽管玻利维亚是一个多数原住民国家，但仍由种姓统治，该种姓主要由自认为是白人的群体组成。长期以来，在该种性的统治下，原住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都遭受了镇压、种族主义和歧视。莫拉莱斯的政府代表了社会观念的彻底转变。它有力打击了种族主义的暴力和关于原住民和文化的仇外言论；莫拉莱斯政府致力于终结殖民统治的结构和文化。另一方面，临时政府的标志是种族仇恨和法西斯主义——这促使他们对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进行猛烈的种族主义攻击。

美国政府匆忙承认阿涅兹，并热烈欢迎她来到外交界。 美国政府随即向墨西哥政府和阿根廷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拒绝接受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成员和莫拉莱斯政府寻求庇护的请求。现在很明显，美国政府参与了针对莫拉莱斯的政变的准备和执行。由于莫拉莱斯的经济资源民族主义政策，由于他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中止美国禁毒署（DEA）针对古柯的军事根除计划，以及他在国际论坛上对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干预政策的谴责，美国政府立刻对他感到反感。

玻利维亚的年轻女子丽塔·瓦尔迪维亚（Rita Valdivia）逃脱了残暴父亲的魔掌，来到了革命斗争和诗歌的世界，加入了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ELN）。诗歌允许她发声。革命斗争使她的声音变得慷慨激昂。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于1967年被杀害，也就是丽塔·瓦尔迪维亚（Rita Valdivia）去古巴接受训练的那一年。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领导人吉多·阿尔瓦罗·因蒂·佩雷多·莱格（GuidoÁlvaro'Inti'PeredoLeigue）（玻利维亚共产党成员）让丽塔负责她的故乡科恰班巴的革命活动，她在古巴接受训练后返回故乡。 1968年，因蒂写下了他的代表性句子——" Volveremos a lasmontañas"（"我们将回到山上"），并承诺继续与寡头统治及其军队作战。 1969年7月13日晚上，瓦尔迪维亚（Valdivia）（也被称为"指挥官玛雅"）和她的同志们在一个安全的房子里开会。他们被出卖了，她被枪杀了。那时，她二十三岁。第二年9月，因蒂被杀。

在坎塔乌拉（委内瑞拉），有一座人民医疗中心，以指挥官玛雅的名字命名。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她（很幸运，我们本月的**汇编**是关于印度人民医疗诊所的）。
指挥官玛雅的诗作《保卫街道》（玛格丽特·兰德尔（Margaret Randall）译）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玻

利维亚最糟糕的时刻，也有人在为自己的权利和愿望而奋斗，他们向世界张开了拳头：

Me he cansado de retener otros mundos
en mi puño.
Lo abro de golpe.

我厌倦了把其他世界
攥在我的拳头中
我突然张开了手

热诚的，Vijay。